

被剥夺的爱

——我弟弟一家的苦难经历



我弟弟虞超和他的妻子褚彤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家庭。弟弟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是网络工程师，在北京一家外企担任主要职务，收入颇丰。妻子褚彤也是清华毕业，在清华大学微电子所任教。夫妇二人努力工作，夫唱妇随，两人有一个可爱的儿子虎虎（上图），长的聪明伶俐。

这夫妻二人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大法给他们带来健康的身体，净化的心灵，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温馨。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随着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残忍荒谬的镇压，而变得支离破碎。迫害开始后，他们一家的噩梦开始了。1999年10月，褚彤因为在天安门展开横幅被抓走，当时他们的儿子虎虎不满2岁，就这样失去了妈妈。2002年8月，刚出狱几个月的褚彤和她丈夫虞超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言，揭露修炼法轮功被抓、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劫持，从此一去就没回来，随后二人分别被非法判刑9年和11年。虎虎尽管父母双全，却早已备尝孤儿的辛酸。

我最后一次见到弟媳褚彤，是在1999年被非法劫持之前。之后的9年多中，一家人颠沛流离，再没见过面。她的苦难经历，我是辗转得知的。她曾经因为拒绝放弃信仰而被剥夺睡眠，在监狱中被严密监视，连与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虞超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揭露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实，于2002年8月与妻子一起在大街上被七、八个警察公然绑架，弟弟挣脱时受到警察的毒打。弟弟、弟媳被国安和“610”（江氏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送到团河的“北京法制中心”迫害，恶警们用杂志卷成筒抽他，用手指弹他的眼睛，弟弟绝食绝水抵制逼供、洗脑、毒打，恶警把他的身体呈大字形固定在木板上，不让他洗漱、上厕所。近5个月，弟弟一直被捆在木板上，进食及大小便也不松开，以至肌肉萎缩。“转化”他的帮教与警察换了一批又一批，都无法动摇弟弟的信仰。他们无奈，将弟弟、弟媳转移，不知去向，令家人忧心如焚。

而对于褚彤来说，作为母亲，最大的痛苦是无法照看自己幼小的孩子。他们的儿子今年10岁，由于中共的骚扰，孩子从2岁多起辗转于亲戚朋友之间。其中有很长时间，中共为了折磨他妈妈褚彤，不让褚彤见孩子。孩子现在由褚彤的父母照顾。两位年近七十老人现在不但要为女儿担惊受怕，还要在风烛残年抚养十岁的外孙。

中共对人伦的伤害，真的是很残忍。我弟弟一家仅仅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为受迫害者呼吁，就被迫害致骨肉分离，并付出人生最宝贵的十年。

我呼吁立即释放虞超和褚彤夫妇，他们是无罪的，让他们的孩子和父母团聚。◇ 文 / 虞佳

齐齐哈尔晨曦

第八十期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信仰的力量

——有感于零八年大陆法会

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以历时逾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刊登了五百多篇交流文章，这些文章从上万篇投稿中遴选出来，让我们看到大陆大法弟子对真善忍的信仰的坚定，让我们看到法轮大法作为一个信仰的巨大力量。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很多人做的很多事都是短时间的急功近利，很少有历久弥新的事情。在中共窃据政权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更是让国人养成了随风摇摆的习气。可是在过去九年多的时间里，尽管中共对大法弟子进行着极其野蛮残忍的迫害和一言堂的造谣诽谤，广大的大法弟子一直坚守着真善忍的信仰，同时尽力向大陆民众讲清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和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真相。九年来他们走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有信心，这一点从过去五届法会就可以看出，法会文章投稿的数量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中共的暴力和谎言曾经让很多无辜的中国人违心地屈服，可是在大法弟子面前，中共的暴力和谎言彻底破产了。

面对中共的暴力，大法弟子表现着大善大忍。尽管他们遭到中共恶警和恶人的绑架、毒打、酷刑折磨，他们没有以任何暴力的手段进行报复。相反，他们在遭受痛苦的同时，还劝诫施暴者停止作恶，不要害人害己。面对中共的谎言，大法弟子九年如一日，冒着巨大的风险向民众讲真相，揭穿中共的谎言，同时告诉世人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愿大法弟子一如既往奉行真善忍，愿更多的世人受益于真善忍。（文 / 飞鸣）◇

公安处长听真相电话

东北某市公安局各个科室经常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真相电话。开始时，大家只是悄悄地听，后来，接的多了，互相都知道在听真相电话，再来电话的时候，大家索性把门一关，打开免提，全屋人一起听。

一次，大家正在办公室里听真相电话，处长推门进来。大家没准备，都愣住了，也来不及取消免提。处长问：“听什么呢？”没人吱声，处长跟着听了几句，说：“是法轮功的电话呀，那就听吧。”从此，大家公开免提听真相电话。

过了一阵，真相电话没有了，大家直纳闷。告诉处长，处长说：“都跑我们这儿来了，这几天我们各处长、副处长在办公室里天天听真相电话。”

是谁在戏弄公众智力？

在一般的造假案中，造假者总会在比较重要的情节上下些功夫，让它们看上去符合常识，不被看穿。但有人却敢大胆在浅显的水平造假，公然藐视世人的智力。比如邱少云被火灼烧长达 30 分钟，在那种痛苦下人的肢体怎么可能一动不动？而且邱少云随身的武器为何没有爆炸？还有雷锋艰苦朴素却拥有高价手表，做好事不留名却留照片。下面我们来看看雷锋捡粪支援人民公社的“事迹”。

在《雷锋全集》中写到雷锋光是入伍之后就有两次“春节捡粪”：1960 年“初一初二那两天我一共捡大粪 600 来斤。”第二年，1961 年 2 月 15 日，雷锋记述道：“今天是古历大年初一……大约拣了 300 来斤粪。”两天后的 2 月 17 日，雷锋在日记中又写道：“今天是春节假期的第四天……我还是去多积点肥……因小孩在屋前屋后拉了很多大粪，看起来脏得很，我去把大粪捡起来……既搞了卫生又积了肥。我推着手推车，拿着铁锹和粪筐，走到了望花区北后屯，看见了工人住宅的屋前屋后有很多一小堆一小堆的粪便，我便立刻捡了起来。……到了下午 2 点钟，我捡了满满一车粪，送给了望花区工农人民公社。他们都很受感动。……”

雷锋自述这两次“春节捡粪”共计四天，看来日均产量 300 斤。第一次“春节捡粪”应该发生在新兵团受训的营口市。第二次发生在抚顺市望花区。如果这两次“春节捡粪”事迹属实，则在这两年的春节期间，雷锋驻地附近地区要分别提供 600 斤左右散落于房前屋后的人粪便。这样



雷锋捡粪支援人民公社



的任务毫无疑问会使两地居民度过历史上最肮脏的春节。

但那是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时代，雷锋们发扬着时代精神，有大粪要捡，没有大粪创造大粪也要捡。但事实证明它经不起起码常识的检验。雷锋说“小孩在屋前屋后拉了很多大粪”，那么得需要多少孩子冒着严寒在屋外排便，才能让他“捡了满满一车粪”？要成全雷锋一个人捡粪做好事，家长们就舍得孩子挨冻吗？

左边这张雷锋捡大粪的照片恰恰是弄虚作假的证据。在照片里，我们看到雷锋所“捡”的粪除了顶上正从粪筐里倾倒出来的几块“招牌”粪便具有人粪形状外，下面的整整一堆都是夹杂草茎的骡马粪便，而只有马厩里才会有这些东西。

其实雷锋做好事，本是他人性一面善良的表现。但中共却把雷锋宣传成“高大全”、注入了造假的党性成为政治工具，让人们“学习雷锋好榜样”，目的是“忠于革命忠于党”。

也许有人说那些都是阶级斗争时期的陈年旧事了，但是中共造假、专制的本质从来没有变，它依旧无视公众的智力造假，被称为世纪谎言的“天安门自焚案”就是一例。自焚者王进东浑身都烧黑了，但头发却好好的，两腿间的塑料瓶也完好无损（左下图）；刘思影切开了气管还能讲话（左图）；如果自焚是突发事件怎么会有警察及时拿来灭火器、灭火毯？还有摄像师及时到位的摄像？是自焚，还是中共为了栽赃法轮功的闹剧，相信聪明的您早就看明了真相。◇

“认人桥”



【明慧网】湖北省武穴市某村旁有条河，由北向南傍村而过，在河的上游和下游、离村不远处，各有一座石拱桥，桥下乱石丛生，河水从乱石中穿流而过。

二零零七年正月初八那天一大早，有一辆三轮车从高约八米的下游桥上摔下，年轻力壮的三轮车司机当时

身亡，两名乘客——六十多岁老汉和一位中年男子，安然无恙。

无独有偶，事隔一个星期，零七年正月元宵节后的一天早晨，一辆摩托车连车带人从上游那座高约七米的桥上摔下，身体健壮的摩托车司机受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坐在车上的中年弱女子，被摔到有大石头的桥底下，却连皮也没擦破，平安无事。她的上小学的女儿同时摔下，受伤住院，也很快康复了。

知情人说，同年同月，同样落桥，结果不同，决非偶然。

原来，那名六十多岁的老汉，在中共镇压法轮功前，曾炼过法轮功，现在仍知道法轮大法好；另一位中年男子听过真相，知道法轮功受中共迫害千古奇冤，他相信“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声明退出了少先队。身亡的三轮车司机，生前在他住的那一带经常有人撕毁法轮功真相标语，据说与他有关，他也没声明退党。

中年女子身上带有法轮大法护身符，平时常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退了队；女孩的父母明真相，家里收有大法护身符，女孩也得了福报；那位摩托车司机生前不明白真相，也没退党。明白人说，这两座桥是“认人桥”啊，福祸都是根据各人情况对号入座，丝毫不差。◇